



焚燒——卡車的憤怒

雅波著

YI KA CHE DI FEN NU

SBN 967-9968-04-9

3.45

10

2335

焚燒

—

卡車的憤怒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雅波著

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文學出版基金’一九八六年度‘小說組’優秀獎，並由該基金資助出版。

作者：雅波

出版：閃亮出版社 PENERBITAN SHAN LIANG
4 TKT.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TEL: 05-825706

承印：Sun Sun Press Co. 8-10, King Street, Penang.

定價：M\$3.90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1. 崩 (小說集) \$2.00
2. 深山寄簡 (散文集) \$2.90
3. 不落雨的雨城 (小說集) \$2.00
4. 焚之外 (小說集) \$2.50
5. 雅波專欄 (雜文集) \$2.50
6. 一顆星，在隕落 (小說集) \$3.90
7. 雲外飛箋 (散文集) \$3.90
8. 醉筆人語 (雜文集) \$3.90

閃亮出版社 教育文叢

1. 兒童手工藝創作 許心倫著 \$3.90
2. 閃亮的一羣 雅波編 \$1.50
3. 真正的友誼 小禾著 \$1.50
4. 友誼花開 流芳著 \$2.00
5. 拒絕溶解的冰塊 濛崖著 \$2.50

郵購部：WONG AH LOH,

4TKT-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目錄

文學無界限	……	(代序)	……
焚燒一卡車的憤怒	……	3	11
搖蕩在晚風裡	……	12	21
拍了隻蒼蠅	……	22	34
她，拐着走	……	35	49
活着是什麼滋味	……	50	62
這兒，沒有明天	……	63	78
陽光，半截陰晦	……	79	101
後記	……	102	103

文學無界限

代序

馬來文學烏士曼阿旺認為，馬華文學應該納入馬來西亞文化的主流。馬華寫作者的創作，只要是反映大馬社會，擁有本地色彩，就可以無疑的成為我國文化。

他深深感到遺憾，我國獨立了三十年，仍未能真正達致各族團結，創造出一個真正富有馬來西亞精神的馬來西亞民族。現今，各族的界綫仍然分得很清楚，我們離開一個真正和諧的馬來西亞社會目標還很遙遠。

烏士曼阿旺強調，文學是沒有國籍或種族界限的。我們能夠接受西方的搖滾舞，為什麼不能接受舞獅？他表示，作家不該過份信賴政治人物的言行，他們應確定自己的方向，積極通過文學去創造一個不分種族的馬來西亞社會。政治人物只是為了撈取政治本錢，他們的言語，是從口中發出；但作家的言語，却是發至心靈深處。

他也說，其他語文的文學或文化，應該給予自由生存和發揚，不應該受到壓制。

從烏士曼阿旺一向來所發表的言論，使我想到拿督阿都拉阿末的「謬論」

，兩人代表着馬來社會中兩種不同思想的人物。前者開明，後者極端，更重要的是，前者是受人尊敬的作家，後者却是令人鄙視的政客。

我國前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在其八十四歲生日時說，執政者不要只顧着爲一族或一種宗教謀取利益，必須基于各民族共同爭取國家獨立的事實，考慮到其他種族對整個國家行政和發展方面的感受及需要。

東姑的一番話，確實是「金玉良言」，對於那些漠視各族存在事實的主政者，無疑是一種「鞭策」與「警告」。

或許，華巫印等寫作人，應摒棄狹窄的種族觀念，努力擺脫政治人物言行的干擾，同心協力去創設一個不分種族，不分語文以及不分界綫的真正和諧與親善的馬來西亞社會。

焚燒一卡車的憤怒

凌晨，離開破曉時分仍有段長時間，街頭冷冷清清，剛下過一陣豪雨，濕漉漉漆黑柏油路，更是空蕩蕩的，好久，都不曾响起行人聲音。陟地，有個不明身影躡手躡腳趨近停泊於路旁倒糞車，只見他敏捷熟練的撬開油缸鐵蓋，塞進長布條，緊接着擦亮廉價打火機，布條一着火，他疾快拔腿飛離現場。

「轟隆！」糞車在一分鐘後爆炸，整輛車頓時猛烈燃燒起來，不到片刻，已化爲烏有。縱火者在遠處譁笑，當各住戶紛紛從睡夢中驚醒而湧到街頭探個究竟時，他已悄然隱失。

高國仁，身高不及5呎，對他來說，姓「高」是一種莫大諷刺。但姓氏與生俱來，就像臉上左側一顆大黑痣，如何抹擦都去不掉，只好強行忍住。朋友同學之間，從沒人正正經經呼喚過他的名字，不是故意喚他「高過人」，則直接了當喊他「人種」，近乎侮辱的綽號，所謂「人種」，大概是指他生得矮小，宛如「人類的種子」罷。

高國仁離開學校後，一心一意想投考警察，爲國效勞。雖是高中三畢業，政府可不承認獨立中學証書，唯一可拿出來示人的只有張初級教育文憑，而積分平平，並無任何驕人之處。

呈上申請書月餘，即獲得通知前往警察總部面試，收到通知書距離面試日期仍有星期，他足足興奮了7天。

「爲何你要當警察？」主持面試馬來警官臉無表情，公式化詢問。

「因爲華人當警察的很少。」他早就預料到會有此一問。

「想當英雄？」警官抬眉毛瞪了一眼。

「不，是維護正義，主持公道。」國語說得結結巴巴，自己聽了都感到難受，剛滾出口兩句話，還是花了不少時間死背，才說得正確無誤。

「警察執行任務，是不分種族、膚色與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知嗎？」

「唔」

「當警察不是爲了華人，也不是爲了馬來人或印度人，而是爲整個國家與人民服務。」

「是。」他只能這樣應諾。

「國家原則是什麼？」警官埋首在文件上打×劃鉤，然後塗掉，又重新劃鉤打×，彷彿那是樁很有趣的玩意兒。

「我僅記得信奉三蒼……。」他期期艾艾勉強回答。

「什麼，國家原則都記不起來？」警官停下筆，直視着。高國仁心中在嘀咕，我只懂得愛國，國家原則記不記來有何重要。「咦，你只有5呎高？」警官翻閱至他的體格檢查表。

「有什麼不妥嗎？」他深感詫異。

「發信人搞錯了，他們不應該叫你來面試。當警察的高度，最少要5呎2吋或以上。」警官語帶不耐與微怒。「簡直就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差兩吋沒問題罷？」他尙抱着最後一綫希望。

「差一吋美國太空船都飛返不回地球囉，何況差兩吋。」警官興之所至，胡亂比喻。

7天興奮抵不上警官一句輕描淡寫的狂語，高國仁自尊與自信刹那盡喪，踱出警局，精神恍惚，目光渙散，廣場外停泊着數十輛藍白警車，他逐輛撫摸點算，覺得自己宛如是檢閱三軍的總司令。

「喂，你在幹什麼？」值崗警員發覺他動作怪異，在遠處喝問。

「沒什麼。」他趕緊溜出大門口。

翌日，各大語文報章在本國新聞版刊出警車被焚燒消息。據報導，日昨，有輛警察巡邏車途經惹蘭亞羅再也，驀然前頭中央置放着一個大油桶，警員先下車查看，正當他們合力移開油桶時，冷不防有人將不明燃燒物拋進車內，劈里拍啦，猛烈濃煙和火焰頓時直衝上天，相當懼人。警方甚是重視此項罕有案件，已成立專案小組，全面展開調查。

高國仁父親聚精會神在閱讀早報，一口氣讀完焚燒警車新聞後，才輕輕呷口咖啡。「阿仁，這新聞你看了嗎？」

高國仁用眼角掃一掃標題，懶洋洋應聲：「看了。」

「也不知那個混賬，吃了豹子胆，警車都敢燒。」父親雖老，火氣却不小

，緊咬着塊烤麵包仍騰出半邊嘴嚷說：「大概是不想要命了，給抓到一定判死刑！」

「不是我幹的。」他囁囁道，舉止異常，語無倫次。

「當然不是你，我從小看你長大，你身上有多少斤兩，難道我還不知？」父親老氣橫秋斥訓着，滿臉不屑。「你連鷄毛都不敢拔，竟敢去燒警車，笑話。」

他不想和父親拌嘴，在父親眼中，他永遠是個少不更事或長不大的小孩，父親似乎從沒把他當成人看待。考不到大馬教育文憑，已使父親臉上無光，如今畢業多時，仍找不到一份適合工作，更使父親瞧不起。「人家都說，養子防老，我看我是寡婦死兒子，沒有指望囉。」父親動不動就發牢騷，尤其酒後，不滿和怨言如海水泛濫，淹沒一切。

「阿仁，你在發什麼呆，我和你說話有聽到嗎？」

「哦，你說什麼？」

「大白天在做夢，哼。」父親不禁搖頭，重覆交待：「等回帶你媽去國民

登記局申請新的身份証。」

「媽的身份証怎樣啦？」

舊的給老鼠咬破了，需換新的。」父親火爆脾氣依然，多說一句都會輕易

發怒。

「叫你去就去，問這麼多幹嗎？」
「喔，知道了。」他趕緊開腔。

國民登記的辦事處置設在大街中央大廈四樓，問了好幾個路人，才找到。高國仁想乘電梯，母親却說坐了電梯會頭暈，他沒異議，乖順陪着母親一步步爬上梯級。

登記局櫃檯前全是清一色巫籍公務員，只有一位是華人。自然的，國仁親切趨前去，禮貌的以華語輕聲問：「先生，這兒是申請身份証的嗎？」
那華人衣襟上別着T A N字黑底反白塑膠牌子，分明是如假包換姓陳華裔，竟輕蔑的用圓珠筆敲一敲枱面告示牌，以國語陰陽怪氣責問：「你不識字啊？」

國仁沉住氣，賠着笑臉改用國語。「我母親想換張新的身份証。」

「你母親要換，叫她自己來。」

「哪，她在這兒。」國仁扶起母親，爬了四層樓梯，母親氣喘未息。

「舊的身份証拿來。」

國仁用方言向母親解釋，母親搖搖頭說，舊的身份証已給老鼠咬得稀爛，她以為沒用拋掉了，國仁再以國語翻譯原由。

「我是和你母親說話，不是你。」

「她不懂國語呵。」聲調猝然提高。

「馬來西亞公民，會不懂國語？」

「她懂得巴利馬來由，可不懂得你們所用的文雅高級國語呀。」

「不懂怎不學？」

「她都這麼老了，還學？何況她又沒受過教育。」
「不成理由，華人就是這樣多藉口，不好好學習國語。」話鋒一轉，回歸正題。「你母親應該先到警察局去報失，領取一張證明書後，我們才能處理。」

「但她的身份証是給老鼠咬壞，而不是遺失呵。」
「無法呈上舊身份証，即是當着遺失辦。」說完，揮手示意國仁離開，像驅逐一隻停歇於鼻頭上的討厭蒼蠅。

離開櫃枱，國仁真想回頭去問一問那作威作福，面目可憎的公務員：「喂，你是華人嗎？如果不是，請不要姓陳，以免沾辱了華人姓氏。」但最終還是把話硬硬吞回肚內，他缺少那份當衆發難的胆量和勇氣。

電視台新聞報導，昨夜12時，有輛私人轎車，不知何故，莫名被燃燒，市民發覺時，已無法挽救。此輛豪華轎車乃屬國民登記局某高級職員所擁有，車主已據情報案。警方發言人表示，近月來一連串焚車案，有跡象顯示是同一班人所爲，目前警方已添派人手，加緊追查，公衆人士無需擔憂。

閒着無聊，國仁在街頭溜達，沒事他常往外跑，免得呆在家裡聽父親嘮叨。有兩位女學生走前來親切打招呼，他以爲對方要籌款，下意識摸一摸褲袋，只得兩枚五角硬幣，誰知學生笑盈盈說：「先生，請支持推廣華語運動，多說多用華語。」一面說，一面遞上免費宣傳小冊、海報及招貼。
「支持，一定支持。」他一疊聲激情應道。

「謝謝！」純真的學生笑得好開心。

國仁低頭翻閱宣傳小冊首頁，裡頭列舉了十餘條標語，如「華人應以講華語爲榮」、「華語是團結華人的重要工具」、「請您指導不會講華語的人學習華語」、「讓街頭巷尾，都聽到華語」以及「把華語帶進工廠、巴剎和各住家去！」等。

正當讀得入神，倏地前面一陣騷動，他跟隨着人群趨前去看熱鬧。只見數位穿着草綠色制服的市政局工友，已攀爬上「文華攝影店」上頭，正打算拆下巨大的華文招牌。

店主急氣敗壞從內衝出，救命似的嘶嚷：「不要拆，不要拆！」

「我們已給了你兩星期通知，叫你換過招牌，你却不理，現在我們只好公事公辦。」執法官員鐵面無私，厲聲喝斥。

「兩星期不夠呵。」店主氣得抖顫顫，語調急促沙啞。「因仄，這個招牌花了我兩千多塊咧。」

路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攝影店的招牌不合格呀。」
「就是嘛，在新的廣告法令下，國文字必須大過其他文字。」另一人接腔。

「給人拆招牌，真是大吉利市。」老婦人搖頭輕喟與惋惜。

「華文寫在國文字上頭，又寫到鬼那麼大，不給人拆掉才怪。」路旁賣冰水小販不堪寂寞的硬插入一句。

執法官員不再和店主爭論，一聲令下，工友馬上舉起鐵棒，猛力擊破塑膠招牌，第一個被毀壞的是血紅般的「華」字，接着是「文」字，轉瞬間，整個華麗扎眼招牌變得滿目瘡痍，僅留下個赤裸裸生鏽鐵架子，宛如夜行遇盜，搶去財物後，還被強迫脫光衣服那般淒涼無助。

工友將拆下的招牌碎片，拋上囉哩，行動乾淨俐落，國仁目送囉哩絕塵而去。良久，他仍傻兮兮立於原地，對着破爛招牌憑弔。

晚飯後，父親慣例的坐在燈下看報，國仁立於一旁，乘父親稍停頓，趕忙提出要求說：「爸，我想去沙巴。」

父親緩緩除下老花眼鏡，凝視着他。「去沙巴幹嗎？」

「去碰碰運氣。」滿懷信心回答。

「那兒有金拾？」揶揄的語調。

「我有位朋友在沙巴的拿篤做事，他可介紹工作給我。」

「拿篤，就是那個被海盜鬧得天翻地覆的鬼地方，人家千方百計坐飛機跑出來，你却跑進去，嫌命長？」父親睜大雙眼，故作恐怖狀。

「海盜搶劫銀行兇殺事件早過去啦，如今一切已恢復正常和平靜。」

「你想得美咧，我才不信海盜會講義氣，一個地方只搶劫一次。」父親蹣

着嘴。
「上回水警沒有防範，才會弄出人命。現在已加強所有防衛措施，海盜可沒那麼容易得手哩。」

「你去那兒能幹什麼？」

「那兒的商會想聘請執行秘書，我想試一試。」

「在這兒隨便找份工作不也一樣，何必跑到老遠去？」父親不以爲然道。

「東馬薪水較高嘛，而且我很想出去闖一闖，多認識些朋友多觀看些事物。」

「你不怕死就去吧，我可管不了這麼多。」

「我這個星期天就走。」他咬緊嘴唇下定決心。

「你自己告訴你媽去，我和她說，準哭。」說完，父親重新戴上老花眼鏡，全神貫注追讀報上連載的武俠小說，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報章、電視台、廣播電台等，相繼報告今早凌晨一時，有人擅自悄悄潛入市政局，縱火焚燒停泊於車場的囉哩，其不法行動突然被保安人員發現，群起圍剿，焚火者走投無路，竟然不顧後果縱身跳入兇猛火堆中，活活遭燒死。等衆人將火撲滅後，屍體已燒成焦黑，難以辨認身份。警方發言人鄭重否認焚車案與政治或文化有關，認爲可能是一些精神不正常或心理變態者所爲，有關當局會盡量設法查出死者個人詳細資料，以便迅速將所有焚車者一網成擒，逮捕歸案。警方也籲請任何失蹤者家屬，盡快向附近警察局聯絡。

搖蕩在晚風裡

興漢在大學唸的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日本文只是副修科。但他從來沒想到，畢業十餘年，現在竟要靠日文來賺飯吃。中文班不是沒開辦過，而是前來報名者寥寥無幾，僅得小貓三兩隻。要不是還有一些商科班與數理班的學生在苦撐着門面，這間私人語文學院老早就關門大吉，一旁涼快去。

自從首相無端端平地一聲雷轟出「向東學習」口號，一股日本熱潮湧湧澎湃，翻山越嶺，浩浩蕩蕩，滾滾而至，猶如多年沉寂火山，陡地爆發，熱燙血紅溶漿，流到那兒，那兒即猛烈燃燒起來。

興漢在院長再三鼓勵和催促下，嘗試開辦日語會話速成班，沒料到招生廣告在報上一經刊出，學生絡繹不絕，紛紛湧來索取入學表格。好久都不曾真正笑過的院長，這回樂得無法合攏略帶誇張的巨嘴，而根根牙齒盡往外露，宛如日本人歡迎嘉賓時的彎腰鞠躬，熱情得過分虛偽和肉麻。

首日上課，原本只能容納四十人的教室，竟硬擠上六十餘人，像充足氧的氣球，稍一不慎，隨時都會爆炸。院長、書記、雜役總動員，為學生搬動桌子、椅子、黑板等，忙得團團轉，院長口中一直不停抱歉嘶嚷：「大家暫時擠一